

有原住民参与的加拿大外交政策

加中关系危机调查系列文章之终结篇（八）

[John Price](#) / 2022 年 1 月 31 日



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社区都站在保卫和保护地球免受进一步资源掠夺的前线。照片由联合国原住民问题永久论坛提供。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一片废墟中，美国及其盟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维多利亚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对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定居者殖民国家联盟的崛起，以及它们今天如何煽动亚太地区的冲突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点击[此处](#)阅读整个系列。

已故的格雷格·多纳希（Greg Donaghy）是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历史所的负责人，他在走向生命尽头的日子里，曾试图重新将与原住民的关系打造成“外交关系”。[1] 多纳希和许多生活在今天被称作加拿大的领土上的人一样，受到了原住民行动主义复兴运动的影响，复

兴运动颠覆了加拿大存在已久但现在已经过时的历史观，即对加拿大从殖民地到国家的历史叙述。

与原住民合作，更好地了解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会有意料之外的结果。

例如，我们现在知道，最早到达中国访问的“加拿大”人，不是人们普遍以为的传教士，而是一位原住民默瓦查特（Mowachaht）族的勇士柯莫克拉（Comekela）。[2] 1786年至1787年，他在中国呆了一年，然后回到他的家乡域阔村（Yuquot）。他说的粤语比英语还多，这让英国商人感到自愧弗如。英国商人们希望他能在村子里为他们当翻译，帮助他们从同中国的海獭毛皮贸易中获利。

后来知道，柯莫克拉（Comekela）是马基纳（Maquinna）的弟弟，而马基纳（Maquinna）正是在1778年库克船长访问温哥华岛西海岸时迎接他的那位著名默瓦查特族酋长。



域阔村 (Yuquot) 的欢迎图腾柱面朝着太平洋。域阔村 (Yuquot) 是默瓦查特族酋长马基纳和弟弟柯莫克拉的家乡。图腾柱由雕刻大师 Ahtsik-sta Qwayachiik (Sanford Williams) 监制。摄影：Brian Smallshaw。

原住民在国际上曾经产生过非同一般的重大的影响。不幸的是，这些影响已经被人从全球事务的记录中抹去了。

几年前，我曾与一位维多利亚大学的同事和朋友，WSÁNEĆ 族国 (Tsawout) 的尼古拉·克拉克斯顿 (Nicholas XEMFOLTW Claxton) 博士在他的办公室交谈，他分享了对原住民复兴实质的看法：“这一切都与土地有关，”他以惯有的低调方式说。

我很荣幸后来又与他一起探讨了这一观点的内涵。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阐述：

对于 WSÁNEĆ 原住民族国来说，法律，信仰，SENĆOFEN 语言和土地都是我们 ĊELÁNEN 部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WSÁNEĆ 的长老们坚持认为，我们的 ĊELÁNEN 部落作为一个概念，不能被割让、出售、赠送、或者，最重要的一点，不能被遗忘..... 在 SENĆOFEN 语言中，自然界的许多分子被称为亲戚。鲑鱼，树木，鹿，虎鲸，甚至地形地貌都被认为是具有类似人类精神的亲戚。在这种关系中，各个部分彼此之间负有责任，并且大家都明白这种相互间的关系是不能放弃或出售的。我们在这里保护他们，就像他们在那里保护我们一样。[3]

我曾有幸与玛格丽塔·詹姆斯 (Margarita James) 和莫瓦查特/穆查拉特族国的长老们一起工作多年。他们也分享了类似的故事。Nuučaanuł 术语，如 ɬahuuɬi 和 ɬuupuKwanum，是精神词典的一部分，类似于 WSÁNEĆ 的词汇。这种有机的存在理念，即“人们不是拥有，而是属于地球”的理念，是非常强大的。努特卡 (Nuu-chah-nulth) 族国的世袭酋长 Umeek (E. Richard Atleo) 将其阐述为 hishuk'ish tsawalk (万物均为一体)。[4]

这些概念可能会把我们带“回到未来”，并实现那些通过贸易协定、多中心地球或绿色技术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从而引领我们走向一个经济、社会和环境正义的世界。

浪漫的理想主义？一点也不。事实上，这些基本理念已经改变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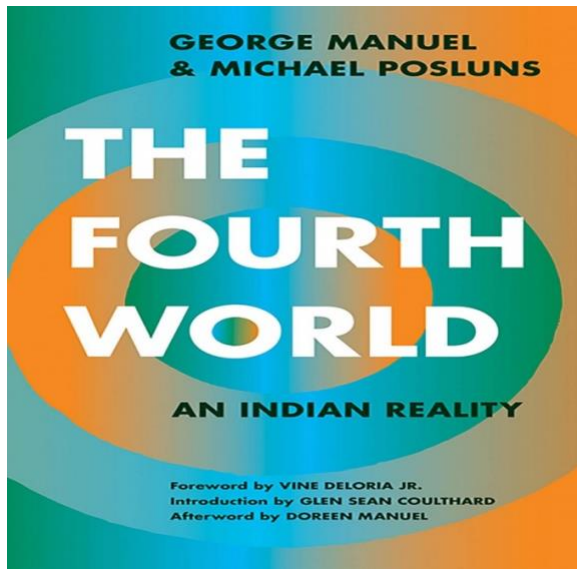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和乔治·曼努埃尔的遗产

五十年前，乔治·曼努埃尔（George Manuel/ Secwepemc/Neskolith）写道，无论他走到原住民世界的哪个地方，都发现了对土地的共同依恋：“土地不是可以用来投机、购买、出售、抵押、由一个国家宣称主权，或由另一个国家放弃或反向宣称主权的对象。[5] 这是“我们文化的发源地[...]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地球母亲，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是我们的精神兄弟。” [6]

在总结他对过去的看法时，他的结论是：“过去四个世纪的斗争一直围绕着这两种土地观进行。”

曼努埃尔的思想，认为世界各地原住民群众仍然保存着对地球的不一样的敬畏心，与他土生土长的经历，以及他在 1970-71 年担任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NIB）主席时出访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时与原住民的接触是分不开的。

曼努埃尔接受并大力推广了“第四世界”一词，用来形容以地球为本的全世界原住民联合体，以区别于第三世界（全球南方）。



曼努埃尔在渥太华与玛丽·斯莫菲斯·马鲁勒（艾伯塔省血族部落）和她的丈夫雅各布（当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流亡成员）密切合作，于1970年访问了坦桑尼亚，在那里见到了时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曼努埃尔开始意识到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潜力，看到了第三世界将进入一个“摆脱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不再需要模仿它们或与之竞争”的新时代。[7]

与此同时，乔治·曼努埃尔和玛丽·斯莫菲斯·马鲁开始全力展开将世界各地原住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1975年世界原住民理事会在泽沙特（Tseshahht）族国的领土上（殖民主义名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尼港）成立。乔治·曼努埃尔成为第一任会长。理事会在推动联合国1982年创建原住民人口工作组以及最终于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等工作中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壹的力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基本概念——原住民与公共土地合而为一。这个基本概念有力量把全世界6000万名原住民团结起来，要求收回土地和原住民权利。

今天，这一概念的实际作用已经有所显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的立法者们感到有义务以某种形式采纳《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然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诸如hishuk'ish tsawalk（万物均为一体）和ĆELÁNEN（法律、信仰、语言、土地合为一体）等基本概念已被稀释。

尽管如此，在许多原住民社区中实现理想的信念并没有破灭，斗争仍在继续。原住民社区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在继续挑战殖民主义。

持续复苏

激励乔治·曼努埃尔和世界各地原住民群众走上全球联合之路的理念继续在各地方和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全国各地的原住民社区都站到了保卫和保护地球的第一线，既是作为土地的合法所有者，也是因为原住民的法律需要管辖权的保障。正如黄头研究所的红皮书所描述的那样：“原住民法律中自带了极其重要的认知，可以将社会重新回归自然世界中的健康平衡。”这

种法律的基础就是上面描述的 hishuk'ish tsawalk (万物均为一体) 和 CELÁÑEN (法律、信仰、语言、土地合为一体) 等概念。

在某些情况下，这涉及语言振兴和以土地为本的学习，以保护和恢复原住民主权。例如，今天的 WSÁNEĆ 族国正在大力将传统生态知识应用于众多项目，包括恢复萨利希海的海洋花园。WSÁNEĆ 学校董事会经营着 LÁU · WELNEW 部落学校，WSÁNEĆ 领导力中学，一个儿童发展中心，并大力促进其语言 SENĆOTEN 的振兴。尼克·克拉克斯顿 (Nick Claxton) 教孩子们学习生态原则，这些原则体现在传统的珊瑚礁网捕鱼技术中，而这种技术过去是被联邦渔业部禁止的做法。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各地，原住民活动家在 frontline 积极行动，保卫地球免受进一步的资源掠夺。他们当中包括许多在当地捍卫 Wet'suwet'en yintah 的活动人士，该活动最近被梅蒂斯记者布兰迪·莫林 (Brandi Morin) 在她的半岛电视台文章“我们是力量”中曝光；还包括 Kanahus Manuel (Secwepemc/ Ktunaxa)，George Manuel 的孙女，她与 Tiny House Warriors 们一起继续面对面地与横山输油管道抗争。还有 Sipekne'katik 族国 (Mi'kmaq)，他们一直主张行使管理东海岸龙虾渔业的权利，依据是三百多年前签署的条约。

从加拿大的奥卡到韦津夸 (部落名，下同)；从美国的受伤的膝盖 (部落名) 到站立的岩石 (部落名)；从新西兰的 Te Urewera 到 Ihumātao；从夏威夷的卡胡拉威到莫纳克亚；从澳大利亚的布莱顿旁路到东马布拉泉，原住民群体正在与盎格鲁世界的白人定居者殖民主义全面抗争。

同样，在非洲、亚洲、南美洲、太平洋彼岸以及更远的地方，原住民群体也在为保护地球而战，而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往往是原住民妇女。

这些正在不断发生的争论正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并帮助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重新思考国际主义

在《第四世界》的序言中，UBC 教授 Glen Coulthard (黄刀甸尼族 Yellowknives Dene · 《红皮肤·白面具》(Red Skins · White Masks) 一书的作者) 提供了一份描述曼努埃尔贡献的精彩族谱。在指出曼努埃尔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全世界受苦的人” (国际歌歌词)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得出结论，曼努埃尔接受了外部的理论传统，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原住民思想精神的传统”。[8]

今天发生的情况，似乎与库特哈德所描述的进程相反：今天的非原住民社会和思想运动正在朝着并采用乔治·曼努埃尔和第四世界所倡导的原住民看待世界的方式发展。

环境倡导者领军人物，如《少即是多》一书的作者杰森·希克尔 (Jason Hickel) 和提出“生态足迹”概念的威廉·里斯 (William Rees) ，已经开始将代表和扩展原住民理念的思想作为他们寻求环境正义的基础。按照 Hickel 的说法：

科学家们估计，地球上 80% 的生物多样性是在原住民管辖的领土上发现的。显然，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他们保护了生命，滋养了生命，不是出于慈善，也不是因为觉得它们美丽，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所有众生都是相互依存的。[9]

近年来，里斯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气候变化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人类生态功能障碍问题，这个问题正驱使全球系统走向全面崩溃的开始。像希克尔一样，他也挑战了“GDP 增长”范式，提出采用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必要性：

显然，有管理干预的下降需要几个范式性的转变：社会建构的价值观、信仰和假设。最低的下限，我们必须用一个整体的、以生态为中心的视角取代无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榨取利用式的方法对待自然。人们必须承认他们对完整的生态圈无比依赖，必须承认其他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这就意味着克服资本主义对物质增长的过度欲望，接受与一个地球的生活相匹配的系统。[10]

可以肯定的是，挑战一定会出现，已经有人试图同化原住民的思想，以达到使私有模式的发展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时代的潮流正在转变。

从生态运动中走出来的是新一波反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运动。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英格丽德·沃尔德伦 (Ingrid Waldron) 是 Netflix 电影的联合制片人，她的书《毒水：环境种族主义》(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ter) 已经拍成同名电影。沃尔德伦义无反顾地投入新斯科舍省和加拿大的环境正义运动，重点关注“环境种族主义如何通过白人至上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得到国家认可的种族和性别暴力形式，父权制，新自由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的土壤中的公开显现。”

为了说明黑人和原住民经历的相互交叉，她呼吁建立尊重这些社区传统知识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引用 Mi'kmaw 长老的话说：“我对她，地球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对自己做的.....我们怎样向普通民众传达这条信息，告诉他们现在是我们团结一致，发出‘够了！够了！’声音的时候了？我们不会允许你们亵渎地球母亲，因为亵渎她，你们正在损害我的生存机会。”

"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和废奴运动显示，新一轮的黑人复兴运动与原住民的观点越来越接近，相互交叉日益增多。《像谁一样的黑人？》(Black Like Who?) 一书的作者，多伦多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主任 Rinaldo Walcott 最近出版了《论财产》(On Property)。他在书中将废除监狱的运动与废除私有财产的运动联系起来，回归以前的那种群体关系，那种类似于原住民秉持的人与土地、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呼应了休斯顿大学黑人历史学家杰拉尔德·霍恩 (Gerald Horne) 的主张，后者在他最近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启示录》(The Apocalypse of Settler Colonialism) 一书中提醒我们，“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从来不是仅仅针对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随着黑人历史月的开始，我们有机会与关于黑人社区的故事和沃尔德伦、沃尔科特、霍恩等许多黑人作家再次联系。这些作家用他们的笔指向与原住民思想之间的交叉重叠，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加拿大外交政策，为促使人类与地球和地球上的万物融合为一的运动注入了生命力。

后记：我要感谢《加拿大-中国焦点》的同事激励我写下这个系列。感谢 UBC 的 Michelle Wei 帮助编辑了初稿，感谢 Harrison Samphir 对最终定稿的编辑，感谢 Cy Gonick 和

Canadian Dimension 出版了这个系列。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伴侣马格力，她是作家所希望的最好的评论家和编辑。

John Price is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author of Orienting Canada, and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newly formed Canada-China Focus, a project of the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and the 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约翰·普赖斯 (John Price) 是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加拿大定位》(Orienting Canada) 一书的作者，也是新成立的《加拿大-中国焦点》(Canada-China Focus) 顾问委员会成员，该中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全球研究中心 (维多利亚大学) 的一个项目。

[1] David Webster's "Mental Maps and Canada's Postwar Asian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75/4 (2020), 562.

[2] John Price, "Relocating Yuquot: The Indigenous Pacific and Transpacific Migrations," *BC Studies* 204 (Winter 2019/20): 21-44.

[3] Nicholas XEMFOLTW Claxton and John Price, "Whose Land Is It? Rethinking Sovereignty in British Columbia," *BC Studies* 204 (Winter 2019/20), 119-120.

[4] See Umeek, E. Richard Atleo, *Tsawalk: A Nuu-chah-nulth Worldview* (Vancouver: UBC Press, 2004). See also Charlotte Côté, "hishuk'ish tsawalk—Everything is one. Revitalizing place-based Indigenous food systems through the enactment of food sovereignty," *Journal of Agriculture, Food System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9 (Suppl. 1), 37-48.

[5] This account is based on George Manuel and Michael Posluns, *The Fourth World: An Indian Real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9; first published in 1974 by the Free Press) and Peter McFarlane with Doreen Manuel, *Brotherhood to Nationhood: George Manuel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ndian Movement*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2020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93 by Between the Lines).

[6] George Manuel and Michael Posluns, *The Fourth World: An Indian Reality*, 6.

[7] Manuel and Posluns, *The Fourth World*, 6.

[8] Coulthard, “Introduction: A Fourth World Resurgent,” in Manuel & Posluns, *The Fourth World*, xxx.

[9] Jason Hickel, *Less Is More: How Degrowth Will Save the World* (London; William Heineman, 2020), 264.

[10] M.K Seibert and W.E Rees,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An Eco-Heterodox Perspective on the 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 *Energies*, 14, (2021) 4508, 3.